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十七回 誣害忠良

話說魏、崔這兩人，矯旨差官旗四處去拿官，但要立自己的威風，報自己的仇隙，哪裡管害人的性命哩！不道是差這一行光棍，也只要健自己的脾胃，足自己的貪心，哪裡管壞人的名聲哩。蘇州打校尉這件事，李太監馬上差人，星夜進京，報知魏太監。魏太監大恨，只管官旗們到，盡法處他。一恨他褻了體，二恨他壞了事。先是來拿繆翰林、周御史這一起校尉進京。魏忠賢早又著人到地方上密訪他們詐得三千兩銀子了。繆翰林、周御史到京，這兩個官旗，只道魏忠賢還不知他們詐人行徑，自持有功之人。進見魏忠賢稟知這繆、周兩員犯官拿到。魏忠賢變了臉道：「為何耽擱許多日子？違了欽限該死！」官旗磕頭道：「只因這兩員犯官有病，路上耽遲了。」魏忠賢發怒大喝道：「咄！你這犯人！哪裡是他們病，還是你帶得貨多，路上耽遲了。咱差你去拿犯人，哪叫你去做生意哩！」這兩個官旗嚇得不敢做聲，只是磕頭。魏忠賢也不客他們開口，喝令：「著實打，每人一百棍！」先已吩咐東廠番兒手：「候這兩個官旗進京時，緝訪他贓私安頓何處，是什麼貨物，來報我。把這兩個先下了鎮撫司獄，即時去取這贓私。」原來他們倒也會算計，把這地方上詐的銀子，都買了蘇杭貨物，一路詐那驛遞裡的銀子，帶回京用。這些東廠的番兒手，知道魏忠賢手下緝事的人多，都托為心腹，各自要效勞的。因此一毫也不敢存私，把這校尉帶來的貨物銀錢，盡數解到魏忠賢私宅。只見那蘇州的各色彩緞酒線衣服、帳幔桌圍、刻絲袍緞、奇巧玉器、松江花素綾子、杭州花素絲綢、嘉興花素絹匹等件，又有銀子若干，一一交進魏忠賢都收著，即時吩咐鎮撫司把這兩員犯官羈候，兩個官旗處死不提。且說蘇州去的這起官旗校尉，沿途探知了在前一起校尉被魏忠賢打死追贓消息，一個個便著了忙，在歇宿處飯店裡，對周吏部說道：「周爺進京，自有年家門生故舊親戚扶持的，倒不妨，咱們進京就是一個死。前日蘇州眾秀才送咱們一千銀子，因有這變，咱們也只圖早離了地方，留個身子回家便夠了，不曾買貨物，原封不動在此，送還周爺京裡去使用吧。」周吏部道：「他們說送列位是一千五百兩的。」眾校尉盡把行李打開，與周吏部看，並無餘物，果然只得一千。周吏部道：「我一身難保，要銀子何用？我只是一個窮官。哪有什麼使用，又哪個來要我的？這原是眾人義助的。送與列位，原不是我己財。如何我要得？」眾校尉道：「咱們得了這銀子，就是贓了。周爺進京說出來不是，咱們就是個死。況且魏爺又著人緝訪哩。」周吏部便對天立誓道：「再無一言便了。列位放心收下。」進京時兩個官旗將這一千兩銀子，一個稟帖，把實情都開在上邊。魏忠賢見了銀子、稟帖，就收起道：「助大工用罷。」即便革去官旗，其餘各打五十棍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先後拿到這六員官，隨即先去北鎮撫司嚴究。把繆翰林誣他是個邪黨，與周起元講學，又排陷廠臣，為楊漣代草，把他手指都拶折，無喘坐贓，酷刑打死。把周御史說他上本保熊廷弼、救陶朗先。又說他敕金錢建書院，又說誣郭鞏交結內侍、坐了祖宗設立紅牌、說謊欺君之律，誣贓擬辟。把周吏部說他先以逗撓詔獄，特將孫女嫁與犯官魏大中子為婦，後又奉旨逮問，織黨稱亂，蔑旨欺君。雖遭役貪狼，半由自取。而故矜重犯，是倡不臣。誣贓擬罪。把黃御史說他為李若星居間分贓自肥，引座師破例，賄入吏部，攬亂朝政，削籍回家。不認司房宗族，暴豪鄉井，誣讎擬罪。只有李御史沒事跡坐他的罪，魏忠賢恨他論本太毒，一味要打死他便了。

五員官被問刑官欺心惡膽，蔑法昧天，特設非常的刑具拷打。這五員官，並沒一字可招，只是叫「二祖宗鑒察」！周吏部叫一聲：「神宗皇帝！」罵一聲：「逆賊魏進忠！今日我不能辯明於奸黨之前，死後當訴冤於神宗皇帝之下！」越打越罵。這個鎮撫司許顯純知遭魏忠賢怒，便把異樣的刑法來拷打，身上沒一寸完膚，骨節都脫，周吏部自知必死了，蘸血寫個短疏，大哭，藏在枕中。許顯純怪周吏部罵毒了，便道：「隨你鐵漢子。到此就銷化作灰。你便口毒，我便手毒！」以石灰盛袋，悶死獄底。領埋時節，祇見赤條條，沒寸絲遮身。面上皮肉爛盡，眼耳鼻舌都沒了，慘不忍言。李、黃兩個御史，因打傷了，只是睡臥轉動不得，也所弄死了。這周巡撫差官旗到福州拿來，嚴刑拷打坐贓，不上一月，死在鎮撫司獄中。

又有個揚州府劉太守，叫做劉鐸，為官清正，不肯依附人。只因直氣，要面叱人過失，朝覲進京，偶然失言，談及魏忠賢，被東廠番緝訪報知了魏忠賢。魏忠賢便要害他。到吏部稽查並無過端。這些番役，日逐尋他事跡，沒處下手。

有個小沙彌手裡執著一把扇子，賣弄：「是揚州劉太爺的親筆，寫來送我的。詩又做得好，字又寫得好。」有一個戴方巾不知詩的假斯文說道：「詩便做很好，只是譏諷了魏公。」這些假番役，便報知了真番役，一把抓住這小沙彌，連扇子拿去，解到東廠理刑千戶崔五彪。那千戶不識字的，不看扇上的詩，只是打和尚。那小沙彌直說道：「這扇實是揚州劉太守送與小僧的。小僧原不識字，不曉得詩裡說什麼，請老爺自看。」崔五彪心裡暗想道：「這小和尚倒也會刁難，明知我不識字，來考我。」便作威喝道：「看什麼，打便是！」即時拿到劉太守，坐他誹謗大臣之律，監候了。把這原扇打在封筒裡，投到司禮監。魏忠賢原不識字的。拿與李貞看。魏忠賢道：「他誹謗我什麼？」那李貞一看笑起來道：「屈了這太守也。原是一首舊唐詩，哪裡是衝撞祖爺的。」魏忠賢便歎道：「做人畢竟要讀書。咱只道止是我一個人不識字，原來他們也不識字的。這事怎麼處？」李貞道：「這有何難，生殺之權在我們手裡，吩咐鎮撫司放了他，再吩咐吏部復了他原官，便是。」

這劉太守得復任揚州，半年後差家人劉福送書帕，共有二百五十兩銀子，進京酬謝先日被難有惠之人。劉福進彰義門，被白捕趙三拿住了，詐奪銀一百五十兩去。劉福便告到南城。有個後軍都督府千戶張體乾同把總谷應祥，知道魏忠賢舊與劉太守有仇隙，乘機嚴刑拷逼劉福，誣招家主劉鐸賄買術士方景陽，詛咒魏忠賢。張體乾又把方景陽嚴刑酷打，逼令誣招。張體乾便上本參劉太守「神奸賄囑左道術害重臣事。」魏忠賢便矯旨傳奉，將方景陽、劉福著鎮撫司追問，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前往揚州把知府劉鐸扭解來京，那些官旗拿了劉太守，眾百姓都遮留哭泣，護送劉太守出境。那錦衣衛便把劉太守、方景陽一齊押送北鎮撫司。許顯純打問成招，轉送刑部。擬這劉太守合依卑幼謀尊長的律。把一個好官，綁到西市街斬了。這一宗沒形的案，無辜死了六個人。張體乾驟升了都督同知，谷應祥升了參將。

又有個武進士顧同寅戲弄文墨，做一篇文章，譏諷了魏忠賢。又有個貢生孫文多，做一首詩，挽了熊廷弼。驀地裡拿去，不由分解，立刻綁到西市斬了。又把屍首寸磔，不知有何罪遭此非刑。

有個吏部蘇員外，叫做蘇繼歐，清介潔烈的人，在家時罵了崔呈秀。有人進京要諂媚崔呈秀，把這個罵言述了一遍。崔呈秀懷恨在心。蘇繼歐差回，呈秀便與魏忠賢計議，誣贓陷罪，威逼蘇員外自縊了。真個做事如鬼魅，殺人似草菅。這時節若是不附他的，人人自危，個個寒心，朝不保暮，時刻難過的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蘇州顏佩韋這一班尚義的人，因是打了校尉擒拿監候了。三月廿八日有本說道：

開讀時，紛紛士民號呼，一擁而入，疾聲大噪。出事倉卒，職籌以身桿蔽。率道、府、縣諭以名法，曉以禍福。奈何奔雷掣電之勢，幾成斬木揭竿之形。原將犯官周順昌，仍前拘護，俟解外除。一面安輯人心，查緝倡亂。俟別疏聞。

隨奉聖旨道：「既本日解散，姑不究。今後如有仍前倡亂，查為首的正法。」這是聖上寬厚洪恩了。只因第二本說道：

廿八日之鼓噪，候晨有敲梆號召者，為馬傑。臨期有傳香盟眾者，為顏佩韋。同時有糾聚凶徒者，為沈揚。有攘臂先登，迫逐叢毆者，為楊念如、周文元。此皆一時倡亂，憫不畏死，所當速正典刑者也。至如佐哄助餒，則有吳時煥、劉應文。跳舞狂言，則有丁奎、季卯、孫均之閭裡驍雄也。如招搖眾之中，以城外而呼人於城內，則許成也。艤舟胥江之滸，以河東而渡人於河以西，則鄒應貞也。以肉價之抑勒，而詬誶大作，至釁起旁觀互相佐哄，則屠肆戴鏞也。嗔只應之過索而張皇狂叫，致聲聞遠邇，忽生事端，則驛卒陽芳也。

七月廿二日辰時，城門復閉，忽提出顏佩韋五人，梟首號令。

先是初八日，撫院行文蘇松、常鎮兩道，會同府、縣商議這事。只詭傳道：「錢糧事體，因兩道、府、縣俱請羈侯，不可用刑。」又延緩了三日，撫院密計行刑，兩道目不忍視。寇太府托病不來。這五人時常在西察院前現形，都是沒頭的。這五人在監時，聽得周吏部喪歸，都披麻戴白，對西大哭。拜道：「吾們願得速死，相隨周爺到閻羅大王面前訴冤，捉死奸臣。」周公靈樞雖在河下，遠近都流淚歎息，大風拔木飛石，三日夜方止。

天啟七年□月間，倪文煥家白日看見周吏部冠服坐在堂上，旁邊有五個人，都是沒頭的。倪家合門驚惶磕頭拜脆，只是不去。看官們，誰道正人不作祟？古時也有那灌將軍。只恨那魏忠賢這奸賊，把忠義之人都殺了。客氏也動了殺機，要立威宮禁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